

MUs x Nemrod

鬼二三事

作＝陳意安 圖＝The Ghost Residence

他們是兩個法國鬼。一個是我的情人，一個是我的情人的好友，這段故事可長了……

事情端於2004年的最後一日，他們倆開著一輛小車，在通往西班牙的途中，商量把之前共同創作的詩出版成冊（Hommes），他們說那一路上蜿蜒著。隔年的三月，他們在土魯斯（Toulouse）成立The United Artists Company，重新定義 art residence^註——在他們的想法中，藝術家不需要寄居於政府官方或是私人機構的庇護下，藝術家的工作室不需要向政府申請報備，藝術家彼此也不需要在此種環境裡交流；他們希望可以跟更多非藝術家合作，從真實的人生而非藝術圈子裡尋找新關係。同時間，兩人都準備從歐洲出發，雙腳蹂躪朝向東方的大行旅。

他們一個北行，一個南行。北行的經過莫斯科、蒙古、韓國、日本；南行的經過義大利、希臘、中東、北印度，兩人合起來繞了這麼一大圈，最後在台灣碰頭。

The Ghost Residence 在台北成立，後火車站的舊巷子裡，誰也不曉得窩著這樣一個地方，如他們所說，真就像鬼魂一般虛幻。這裡的鬼特別多，這裡有叢林和猴子，以及多彩的道教，他們遂待了下來，在他們的獨立空間裡接待從世界各地來的朋友，一起創作，在這裡高唱原始、野性的調子。

舉辦展覽有一些特別的意義，首先是藝術家與藝術的自主。自主與獨立的精神其實不那麼容易實行，以展覽為例，常態多由官方或私人機構主辦、出題，邀請藝術家參與、創作，甚至以這種型態的藝術活動為上（或為尚）。反思之，我們為何總是需要別人為我們出題？為何需要有某種共同的主題來創作（接著集體發表）？而這個主題是否又是藝術家所真正關切的呢？

兩人主動向台灣法國文化協會提出展覽的計畫，宛如鬼魂向世人現形，他們說，那些激盪或者詩意的想像已經快要把整間房子撐破了，他們是守著鬼門的護衛，現在要把門大開，好讓想法的精靈蜂湧而出；他們以個人的身分與意志來舉辦展覽，他們的工作室沒有拿政府資助半毛，他們向人們展現的是他們對人與生活深刻的思想與體會。

而在完成展覽作品的前夕，他們當年所諾的詩集也騰騰出爐了，這對他們來說又是另一項重要的大事，且正好可以與展覽互相對應。在這本詩集中，你看不出詩是誰寫的，他們二人的想法與情思全都溶在一起，由同一張嘴道出；這本詩集寫了三年，在旅途中他們靠電子郵件聯繫，一直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擁有小小的

一隅，詩在歲月的拋光中遂得以成；語言與文字的敘述是一種理解，圖像是另外一種，他們把無法言說的想像化成圖，把腦袋裡的畫面寫成詩，對他們來說，詩隱藏著想像，圖片也隱藏著想像，都像是一扇門，唯任憑你自己去開啟，窺視，靠近。

註： residence多翻譯成藝術工作坊、工作室之類，但由於residence對他們來說還包含社交、社群等其他意義，尚無法找到合適翻譯，故留原文。

後記

這世界上最難的事，便是了解另一個心靈吧，何況這一次又是兩隻難纏的幽靈……
如果他們是鬼，那麼我就是鬼的影子。
我企圖理解他們的想法，好在光的斜射下突顯他們的姿態，然而理解總是有距離，是故我以自己的想像去彌補這段差距。我在法文與中文中跳躍，穿梭在思想的撞擊間。



GHOST INDIAN - The Son of the Ancestors
Imagework by MUs / size 170 X 113cm / Taiwan 2006

我想像台灣人全都回到海裡重新登陸一次，那時候沒有誰先後到，他們睜著重生的眼睛，忍不住讚嘆：這真是個美麗的好地方。
印地安人在美洲，有如在原住民在台灣，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，大部分沉溺於酒精當中，或者尋覓不到好職業，一直居處於社會的下層。然而他們文化的圖騰和色彩被保留了下來，使人感到野性與原始的快感，那種性質跟孩童很接近。初萌與結束，生與死，在我的想像中沒有界線，這個不知名的死者是我心目中的鬼王。



Woman Monkey Fish God Taoist
sculpture by MUs / Taiwan 2007

這是猴子、女人、魚的變形、化身。
他一直在於我的想像當中。
大家一定都看得出來他的胸脯是神桌上的燈作成的吧，紅艷紅艷的，非常吸引人。
他時常在城市的上方飛行。
我沒有看過鬼也沒有看過神，在我的想像中他就是。
他是台灣的神社。

small things
photography by MUs / Taiwan 2006

小事
片段



不曉得在火星有沒有特別的季節……

作＋圖＝MUs 翻譯＝陳意安



Valentin Lechat（MUs）
多元創作者、表演者，French（現居台北）。

生於1981的法國男孩，選擇亞洲作為他的創作天地，努力於肢體表演、攝影、寫作以及多項視覺藝術。曾於法國、冰島、日本等地舉辦個人展覽或參與聯展，亦在法國、蒙古、韓國、日本、香港、台灣等地持續進行各項演出計畫。目前與台北越界舞團合作，並以“Mus”一劇不定時隨興演出，為The United Artists Company 創始人之一。
Blog：http://systerlove.blogspot.com/

0-99：請為我們簡單介紹你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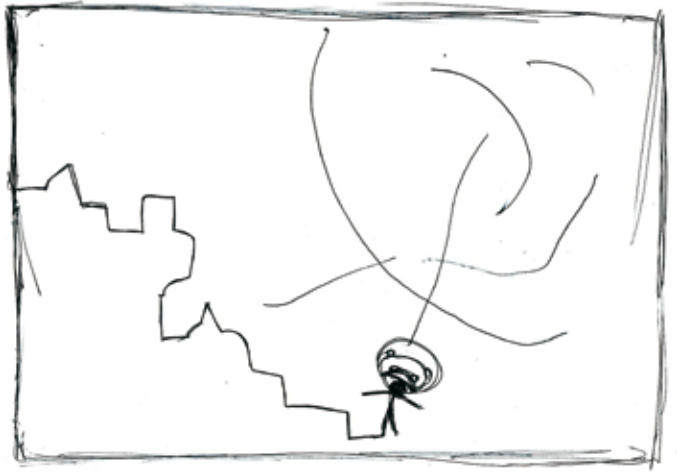
MUs：二十四歲的時候，我決定離開歐洲。我從法國出發，歷經莫斯科，沿著西伯利亞鐵路到蒙古，從蒙古坐船至韓國，從韓國到日本，從日本到台灣。一路上我結識了許多朋友，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裡與不同的人合作演出－舞蹈、戲劇、現代雜耍、從事影像創作並舉辦展覽－我離開的時候什麼都沒有，僅有「自己」，我靠他混口飯吃，在亞洲繼續經歷詭奇瑰麗的人生。

0-99：關於『暑假作業』這個主題，會讓你想到什麼？有什麼有趣或悲慘的記憶？

MUs：在法國沒有暑假作業。

0-99：如果你的暑假沒有一定非得在炎炎夏季的話，那麼你會希望自己的暑假發生在何時？為什麼？

MUs：不曉得在火星有沒有特別的季節……



human-bear is dreaming about the city he s going to quit forever
draw by MUs / France 2005

0-99：如果讓你再次擁有一個暑假，你想到哪裡？和誰？做什麼？

MUs：自從離開學校以後我已經有十年沒有暑假了，而且我也不需要暑假來分割我的時間，對我來說，暑假可以只有三分鐘也可以是三個月，我在一年之中可以擁有一千多個暑假。

0-99：請依自己的喜好選擇一部小說、漫畫、電影或音樂，在看過、聽過後，撰寫報告。

MUs：〈左左的帽子〉Maurice Chevalier。它並不是一首多麼了不起的歌，甚至歌詞還有點幼稚，但是我很喜歡，只要我唱〈左左的帽子〉，也許在戰爭中我也不怕飢餓了。

0-99：請和我們分享讓你記憶最深刻的場景或事件。

MUs：三月的時候，我唱〈左左的帽子〉；
四月的時候，我唱〈左左的帽子〉；
五月的時候，我唱〈左左的帽子〉；
六月的時候，我唱〈左左的帽子〉；
七月的時候，將會發生什麼事呢？

0-99：如果讓你再次體驗「自由研究」的現場，你會選擇什麼來進行研究？

MUs：我的想法是：請一個人來命令我去研究太陽。那麼我將攜著果汁坐在月亮下，其實我的目的是研究月亮，這樣反向操作比較容易，因為我永遠都不會聽命他人。

0-99：請選擇一個最能代表你自己的漢字組合，並說明為什麼你要選擇這個漢字的原因。

MUs：「靈」。我覺得這個字像是有許多人手牽著手在雨中跳舞，我有一幅塗鴉，跟這個字完全一樣。

0-99：數字通常帶著莫名的魅力與殺傷力。請告訴我們你最喜歡的一個數字，還有你為什麼喜歡這個數字？

MUs：我對數字沒有特殊好惡。



Pipo5
Imagework by MUs / France 2004

murmure
photography by MUs / Taiwan 2007



my city
photography by MUs / Taiwan 2006

We are all tigers
imagework by MUs / Taiwan 2007



只要單純感覺，如此就好

作＋圖＝Nemrod 翻譯＝陳意安



對我來說，從來就沒有假期，也可以說全都是假期，只是一日又一日地感到晨昏。我對人生沒有特殊偏好，也不會為了任何人作研究。在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做過回家作業，總是一邊喝著牛奶一邊拿著筆塗鴉，在林間和動物相處，彼此觀看，以及翻閱瀏覽雜誌上穿著清涼火辣的女孩子，如此而已。

我的作品總是非常簡單，我從來都不想做別人看不懂的東西。

兩個人快樂地牽著猴子、紅面猴、以及「大家一起唱」，相信沒有人會看不懂，我的作品沒有深意，我不希望大家用腦袋來看我的作品，平時大家都用太多心思了，這時候只要單純感覺，像小孩子看到什麼都「哇哇哇」地讚嘆，如此就好。



Guillaume Brissaud （Nemrod）
藝術家、作家、影像創作，French （現居台北）。

生於1978年，從繪畫起家，其後轉向視覺藝術。曾就讀法國格諾伯（Grenoble）高級美術學校，然而由於與學校及教授對抗，以致最後無法取得畢業證書。目前居住在台灣，手邊進行的除了當年受到校方拒絕的計畫The Wild School，尚著手於其他展覽與藝術活動。未來的夢想是造一台新奇的流動廚房，一邊賣咖啡一邊旅行於多山的台灣。為The United Artists Company 創始人之一。
Blog: <http://blackrivergoldenfish.blogspot.com/>

